

夜读偶记

送走一场台风，再等待下一场

读海飞近作《台风》

| 一字马文 |

《雪国》是日本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唯美主义叙事的代表作。文中清丽哀婉的意象描写与人类苦难的灵魂拷问，让人怦然心动又无比惆怅。《雪国》在读者群中拥趸无数，莫言、格非、苏童、海飞等中国当代作家都曾公开表达对川端康成的喜爱。海飞曾说：“川端康成是我少年时就喜欢的作家，因为他文字的清丽，孤独，哀伤，这是一种美。”在海飞小说近作《台风》中，他以作家特有的方式，向这位对自己写作影响巨大的日本作家致敬。

和《麻雀》《惊蛰》等已为大众熟知的“海飞谍战世界”系列小说类似，《台风》同样架构精巧，且更具品相。点题的台风，一座充满海的气息的岬岛，服务员芦生永远紧紧扣住纽扣的袖口，甚至一双哈瓦那人字拖、酒吧里放的有关海岛的一首歌，以及岛上那种叫“獐”的动物、一棵叫“泡桐”的孤独的树，都是海飞笔下用来推进情节发展，映射人物内心的元素符号。而在诸多元素的切换运用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行文对于川端康成的生平插入，以及《雪国》章节片段的两次引用。

读过海飞小说《蝌蚪》的读者不难发现，《蝌蚪》《台风》里都有“作家”作为虚构人物出现，以及文学作品作为小说中的情绪、情节铺垫，成为小说中的一种气味、一抹亮色。在《台风》中除了提到作家川端康成，甚至可以看到基层作协状态、作协会员和职业编剧的日常。这是海飞在设计故事人物之初刻意加入的一层身份，读者通过男主人公警察华良的妻子潘小桃的一些生活场景，以及对“13间房民宿”房客叙事，获得一种水族馆式的“窥视”视角。

潘小桃曾经喜欢文学，多次参加岛上的文学聚会，最爱川端康成的《雪国》，华良便也慢慢开始读《雪国》，“觉得自己仿佛是在夏天喝一杯香郁的绿茶，清新而冰凉”。后来在“过客酒吧”邂逅谷来，华良说自己爱看《雪国》。第二天清晨，台风欲来之时，谷来手中握着的正是《雪国》，并且和他在屋檐下不期而遇。其时大雨滂沱，那是一场台风的前奏，在这样的风雨飘摇里，他们谈到了川端康成的生平，以及川端之死，“他死的时候脸色潮红”“这是一种幸福的色泽”。这种“插入式的人生”，映照小说“台风”中的众多人物各不相同，但同样支离破碎，各有痛苦与美好的人生。

随着情节的递进，华良知道了谷来的真实身份是杜小绒，也就是案件中隐秘的凶手。他接通了杜小绒的电话，风雨交加下，经典的一幕出现了：就在华良要挂掉电话的时候，杜小绒在电话那头说，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信号所前停了下来。华良接口说，一位姑娘从对面座位上站起身子，把岛村座位前的玻璃窗打开。一股冷空气卷袭进来。姑娘将身子探出窗外，仿佛向远方呼唤似地喊道：“站长先生，站长先生！”……华良第二次轻诵出这段话，是在从前妻开的酒楼里祝贺昔日同窗升迁的酒席散场后，在漫天飞雪中独自走回老弄堂，走进年少一段记忆的时候。华良的心境和川端康成的心境是如此契合与相通，与《雪国》里面的主人公岛村也如同暗合，他们同样迷惘，徘徊，良善，以及对美与爱有着温暖的渴望。同时华良又是孤独的，他理想中的青春，爱情，事业，婚姻，孩子……

在一场又一场台风中，与他不动声色地做着告别。

海飞为小说《台风》设计的题记中，杜小绒说，人生不过就是，送走一场台风，再等待下一场台风。事实上，这是历经了世事，蜕去了单纯的所有成年人必然会有的一种人生经验和生活认知。生而为人，在这尘世中跌扑与打滚，谁又不是深陷在一场接一场的台风中呢。《台风》里的骗子、罪犯、形形色色的住客，那个叫露露的三毛粉丝、姓朱的女孩，还有那些普通的小人物们，哪个不是和华良一样，背负着各自不为人知的沉重，深藏着内心不可言说的秘密，用尽各种方式让自我得到救赎与解脱。可当生活的本质有一天如洋葱层层剥开，揭穿所有的伪装、谎言，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地悲凉与荒诞，似曾相识又各不相同。

小说中永远举着马灯，在院子里来回行走的孤独诗人芦生，曾经守着这座民宿像守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告诉骗子任素娥，“这里每年都有无数次的台风”。这句话多么像现代人的自我寓言。当一场又一场的台风带走人生的起起落落，当所有的意义消解之时，主人公华良却在用诵读《雪国》的方式，用美和文学重塑价值、救赎心灵的方式，不动声色地与一片狼藉的人生告别。台风过境，推开那座著名废院的门，蜡梅已经开放，绽出暗红的花朵。雪花以虚幻的速度慢慢坠落下来，落在华良的脖颈里，也落在每一个人的心境里。那是未经尘世浸染的我们最初的初心，那是一种纯明，洁净，旷达的美。

《台风》，海飞 著，作家出版社
2024年8月出版，定价：48元

品书录

一个值得研究的标本

《生生不息》读后

| 张新宇文 |

每个人的成长都与时代相关，80后出生的大学生毕业后乐意去外企民企，00后出生的大学生拼命考研考编考公，而1950年左右出生的人能上大学与高中者寥寥无几，因为1966—1976年内地上停止了高考，他们很早就走上社会，当时一句话很潮：“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48年初出生的秦怡生终生与大学和高中都无缘，他15岁初中毕业不得不回到家乡宜兴前观村搬泥巴，就像他的先辈一样，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

但这位种田能手却在36岁时调转了人生航向，随大流办起了一家村办企业（后更名为天音、德纳），用几个坛子搞起了化学试剂。

1984年被称为中国企业的元年，这一年，中国诞生了飞乐、科龙、海尔、联想、南德、四通、喜临门、容声、德力西、正泰、健力宝、万科、荣事达、天桥百货。如今它们有的成为世界500强，有的在大浪淘沙中隐入尘烟。

当时的秦怡生根本不可能知道天音公司有上述“同龄企业”，无意中这位农民的华丽转身踩上了时代的节奏。

可万事开头难。为了把产品推销出去，他骑上单车，花几个小时来到常州、无锡，觑着脸求国营纺织厂试用村办企业的产品，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为小共同体挣一点碎银。

这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村办企业能活多长，秦怡生也没有多大信心，但不管怎样，一定要让它活下去并让它长大。

当1990年代中国告别短缺经济后，众多“人高马大”的国有企业纷纷关门歇业，成千上万的民办企业、乡镇企业“不见人影”的时候，天音却风生水起。

天音公司为何能做大做强？显然同其灵魂人物秦怡生有极大关联。秦怡生也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标本。

乡镇企业是中国一个独特的存在，而无锡是乡镇企业的高地，其产值曾占无锡经济总量的一半。对苏南乡镇企业的研究还远不够，汪春劼教授这本《生生不息：秦怡生与他的头部公司》把天音作为个案，叙述其37年的成长史，有助于人们避免对乡镇企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该书作为一本人物传记，不同于文学类传记的夸张与赞美，保持着客观立场，秉持着不过誉不溢美的原则，从时代大背景出发，结合多方资料，旨在为读者呈现出清晰的人物形象和时代背景。

全书文笔质朴，以生动的叙述和详实的资料，将秦怡生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用8个篇章——“种田能手”“乡镇企业家”“以商促产”“行业明星”“泰山崩于顶”“重振雄风”“全能型企业家”和“烈士暮年”，全面梳理了秦怡生74载人生的波澜与艰辛、奋斗

与坚韧。

对于一个文科学者而言，繁杂精细的化学知识是写作的一大挑战。在描述秦怡生发展企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专业性的化学术语，汪春劼教授并没有跳过这些障碍，转而寻求对作者来说更稳妥、更“舒适”的写法，而是下了功夫去学习，进行了深入的访谈和研究，力求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确保人物形象的立体与支撑。作者的严谨态度和对学术的尊重，使得本书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更是一本具有学术价值的历史读本。它让读者看到，在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无数乡镇企业家是如何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这是对改革开放时代成就的深度挖掘，是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深情赞歌。

汪春劼教授对无锡工商名流荣宗敬荣德生昆仲有过深入研究，秦怡生与荣氏兄弟面临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成长经历都大相径庭，但他们都拥有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屡挫屡勇、实业兴国的精神谱系，这也许就是无锡能进入中国经济第一方阵的商业基因。

在经济竞争更为激烈的当今，理解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变得更为重要。

《生生不息》，汪春劼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上架新书

中华书局
88元
江晓原著
《通天：中国传统天文学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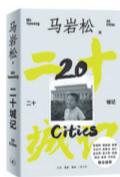
天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为神秘且神圣的内容，对世俗权力转移与社会生活影响极深。著名学者江晓原教授是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全面深入了解中国传统天文学史的学术大众化之作。

天津出版社
79.80元
陈思和著
《从广场到岗位》



陈思和先生以讲话的形式梳理自己的文学思想，这也可看作是一部理论形态的回忆录。在陈思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探究文学史的问题，无法绕开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责任及其在既定的社会传统及现实背景下所进行的实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8元
马岩松著
《二十城记》



马岩松：“二十座城市，有些记录和见证了我不同阶段的生命和生活；有些则因为建筑项目的机会，让我的一些信念在这个城市中得到展现。”

光启书局
198元
「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本雅明书信集》



本书收录德国思想家本雅明信件300多封，在其中，本雅明谈到了文学、思潮、创作、社交、旅行、工作和生活等。这些书信展现了本雅明渊博的知识和独特的文笔，揭示了思想轨迹的发展变化，对于理解20世纪前半期欧洲文化和思想人物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百草园书店提供